

●周九常

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及其消除^{*}

摘 要 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是发生在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具有“组织间”和“组织内”双重性以及动态复杂等特点。在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中存在“知识粘滞障碍”和“知识嵌入障碍”。障碍消除需要以建立图书馆联盟知识共享文化为主导,以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为辅助的解决方案。知识转移过程可以看作是障碍消除的过程。在此认识基础上可以建立基于障碍消除的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模式。图1。参考文献10。

关键词 图书馆联盟 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障碍 知识共享文化

分类号 G253

ABSTRACT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in a library consortium is a kind of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nsortiu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sition both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mong organiz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some types of barriers to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in library consortia, and proposes some solutions. He thinks that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barrier elimination. Based on author's analysis, a model for the elimination of barriers to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in library consortia can be established. 1 fig. 10 refs.

KEY WORDS Library consortium.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Barrier to knowledge transposition. Culture of knowledge sharing.

CLASS NUMBER G253

引言

资源共享和知识共享是图书馆联盟建立的主要目的,这一目的实现途径是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包括显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移。通过转移知识提升各个成员的资源利用水平,进而提升整个联盟的知识服务能力。所有的知识转移都存在着障碍或困难。原因是,知识转移是一种活动或行为,这种活动或行为不是发生在真空环境中,而是发生在具体、现实的条件下,在辩证唯物论看来,这些环境和条件除了积极的影响因素外,还有消极的影响因素。知识转移的成功发生可以看作是障碍消除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过程。在图书馆联盟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图书馆联盟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概念

知识转移的思想最早是由 Teece 在研究企业技术转移时提出的,认为通过技术的国际转移,企业能积累大量跨国界应用的知识^[1]。知识转移是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享行为,即知识以不同的

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的转移或传播。根据一些学者对知识转移概念的界定,结合图书馆联盟的概念,本研究认为,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就是知识在联盟成员之间有目的、有计划的转移、传播和共享行为,是以图书馆联盟为转移的范围空间,以联盟成员为知识提供方和接受方,以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互动为途径的一种知识共享行为或活动。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的本质是知识在联盟成员之间的流动,有的连带物质载体一起流动,有的以符号表达的形式流动。就像水的流动必须要有流动的条件一样,知识流动同样也需要流动的条件,只要具备条件,图书馆联盟的知识转移就可以实现。

2 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

理论界认为,通过加入一个联盟或网络,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难度降低了^[2]。总体上说,图书馆联盟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易于实现,但并不是说不存在任何困难。以往研究知识转移问题,常用的分析框架是日本人野中提出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简称“显隐知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知识转化模型 SECI^[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图书馆知识转移与共享体系和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6BTQ009)成果之一。

但是仅仅以此来分析所有类型的知识转移或者不同环境中的知识转移是不够的。最好是结合其它理论和方法形成综合的分析,才能有所创新。这里我们引入“知识粘滞”和“知识嵌入”两个概念,并结合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理论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消除图书馆联盟中的知识转移障碍。

2.1 “知识粘滞”及其造成的知识转移障碍

Von Hippel 在研究技术创新中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时提出了“粘滞信息”(sticky information)的概念,认为,“为了探讨创新问题解决地点与信息转移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创造出粘滞信息这一名词,即把指定情况下指定信息的“粘性”(stickiness)定义为把此信息转移为指定信息需求者在指定地点可以运用的形式需要多付出的代价,此代价低时,信息粘性(information stickiness)就小,此代价高时,信息粘性就大。”^[4]他所指的“信息”或者“技术信息”,其实是“知识”或者“技术知识”的同义语,因此,所谓“粘滞信息”,其实也就是“粘滞知识”(stickiness knowledge)(反义词是 Swart 和 Wild 所谓“易露性知识”——leaky knowledge)。简而言之,信息粘滞或知识粘滞,其真实含义就是知识流动的难度,表达的是知识不易流动的特性^[5]。

按照显性与隐性的划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大类。相当一部分粘滞知识属于隐性知识,其表达性差,可编码程度小,因此不利于知识的流动和转移。我国学者常宝等人把粘滞知识分为“显性粘滞知识”和“隐性粘滞知识”,其中“隐性粘滞知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性知识”,这类知识具有明显的粘滞性^[6]。所谓“显性粘滞知识”,指的是显性知识中除去易漏知识以外的那部分知识,如组织或个人的专利知识、组织的规章制度、产品设计文档等。理由是,这种知识(如组织规章制度)客观上依附于特定的组织环境而难以应用于其它组织,另外由于组织或个人主观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轻易与他人共享。也就是说,易漏知识和显性粘性知识一起构成了显性知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粘滞知识都属于隐性知识,也不是所有的显性知识在流动上都不存在难度,有一部分显性知识也具有相当的粘性。

在图书馆联盟中,同样存在知识粘滞的现象,存在不易流动的粘滞知识,其中既有显性粘滞知识(比如联盟成员的善本书),又有隐性粘滞知识(比如某成员的文化传统)。其中隐性粘滞知识往往具有对特定联盟成员的“路径依赖”性,其独特的文化和传

统用于自身是成功的,放在其他图书馆就行不通,就是说这种文化和传统具有难以模仿和学习的性质,它难以从一个图书馆流动起来,转移出去,成为整个图书馆联盟共有的知识或者“联盟知识”。

在图书馆联盟中,知识粘滞给成员间知识转移带来了障碍,这里简称为“知识粘滞障碍”。

2.2 “知识嵌入”及其引起的知识转移障碍

表达知识转移障碍,人们又提出了一种“知识嵌入”概念。知识嵌入(embeddedness),简单地说是指知识的认知特征。知识嵌入的程度(深度)越大,其隐含性越强,则对其认知的难度就越大。相应地,具有嵌入特征的知识可以称为“嵌入型知识”。Argote 和 Ingram 认为,知识通常嵌入在个体、工具(产品)和惯例中。他们的研究表明,被转移知识的嵌入性影响知识转移的难度,知识嵌入越深,知识转移难度越大。相反,知识嵌入越浅,知识转移难度则越小^[7]。

如果把嵌入型知识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有的嵌入型知识属于显性知识,比如嵌入产品或物品中的知识(可以编码和表达),尽管这部分嵌入型知识属于显性知识,但它显然又具有一定的隐含性,不进行解析(比如用逆向工程分解)是难以剥离出来为大家所共享的。知识在产品中嵌入的深度随技术复杂程度而定,高新技术产品中知识嵌入深度大,一般产品中嵌入深度小。有的嵌入型知识属于隐性知识,比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由于图书馆不“生产”产品或物品,只提供知识服务,因此不存在显性知识嵌入的问题,而只有隐性知识嵌入的障碍。如果把嵌入型知识与粘滞知识联系起来,在不求严格对应的情况下,有的嵌入型知识由于嵌入深度有限,则属于显性粘滞知识;而有的嵌入很深,多成为隐性粘滞知识。于是,我们就解决了“嵌入型知识”、“粘滞知识”和“显隐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打通了三者之间的联系。

由此看来,知识嵌入理论在解释知识转移障碍时的思路与功能和知识粘滞理论十分类似,只不过是角度不同而已。在所有的单一型组织和“半组织”(有的叫“中间性组织”)中都存在知识嵌入造成的知识转移障碍,于是,不可避免地,图书馆联盟中也存在知识嵌入所引起的知识转移障碍,这里简称为“知识嵌入障碍”。

在图书馆联盟中,嵌入型知识主要表现为各个联盟成员长期积累的组织文化、价值观念、惯例和传统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深深地嵌入到图书馆组织背

景深处,给其他联盟成员的学习造成了困难,成为难以转移的知识。Hedberg 曾说,“组织没有人脑,但是组织有认知系统和记忆,正如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自己的个性、习惯和信念一样,组织也会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组织成员来来去去,领导不断更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记忆中保留着某些行为、心智图、规范和价值观。”^[8] 这些特殊的知识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中既不会轻易地消失或者淡化,也不容易实现有效的扩散,即便在图书馆联盟的框架内,这样的特殊知识也不易成功实现转移。

3 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消除——以图书馆联盟知识共享文化建设为主导、以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为辅助的协同解决方案

在消除知识转移障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障碍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种种对策,比如增强知识的表达性,激励知识提供方的知识转移意愿,提高知识接受方的知识吸收能力,疏通知识转移的渠道,形成亲密的联盟成员关系,培育联盟的学习风气,等等^[9-10]。这实际上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考虑不同性质的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特点,试图寻求一种解决所有类型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方法体系,并且没有区分各种解决方法之间的关系。

就图书馆联盟来说,它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联盟,说到底是一种知识共享联盟。解决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具体方法有很多,本研究只寻求一种比较合适和有效的方法,从而跳出寻求完善“解决方法”体系的陷阱,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来。要找出解决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有效方法,还必须掌握这样一个原则:解决方法、图书馆联盟性质、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基于以上两点,“知识共享文化”从众多解决方法中凸显出来,因此对应的解决方法最好寻“文化”一途。我们确认,只有建立知识共享的联盟文化才是消除图书馆之间知识转移障碍的根本之道和关键之法。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有了消除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上帝之手”或“通灵之玉”。图书馆联盟的知识共享文化形成了,其它解决办法才能乘势而为,形成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消除的“多米尼骨”效应。图书馆联盟的知识共享文化一旦形成,则联盟的学习风气自然盛行,各联盟成员转移知识的意愿也随之强烈,接受方的吸收能力也相应提高……这

种局面一旦形成,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的面貌就会有很大改观。总之,建设知识共享文化抓住了消除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的良方,可以收到治本之功效。

解决方案的主导或核心因素确定了,但单靠以知识共享为核心的联盟文化建设无法包揽所有可能出现的知识转移问题,因此有必要把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提出来,作为图书馆联盟文化建设这一主导工具的辅助。在性质上,制度安排比较接近文化建设,从广义上讲,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文化建设,或者体现和落实文化建设。在图书馆联盟中,制度安排可以解决联盟知识转移中遇到的诸如图书馆成员任务分摊纠缠、定期活动“不定期”等等的障碍,它的一些“硬性规定”和奖惩安排更为实际,操作性强,比文化建设更加“有迹可循”,比文化建设的影响显得那样“立竿见影”。因此,作为一种辅助性选择,要消除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中的各种障碍,制度安排不可缺少。除此以外,还有技术利用的问题,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的问题。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图书馆联盟往往是一种基于信息网络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信息网络化的联盟。因此,信息技术在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中可以解决比较具体而“刚性”的问题,比如联盟之间的文献传递,通过利用数字化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信息发布和检索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等,可以使联盟中各图书馆之间的知识转移变得瞬间可达,大大提高了联盟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果。以知识共享为核心的联盟文化建设、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三者之间不是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的关系,而是以联盟文化建设为主导,以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为辅助,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消除联盟中的知识转移障碍。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步骤的安排相当重要,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步骤是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障碍消除中需要考虑的:

第一步,要划定一个图书馆联盟可转移知识或共享知识的范围,鉴于图书馆联盟内部的非竞争性和非赢利性,建议所划定的可转移或共享的知识范围要大一些;

第二步,当遇到一个知识转移障碍时,看它是否是联盟既定的知识转移活动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采用以文化建设为主导的多种方法和工具,协调多方力量,加以解决;

第三步,对于第二步实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总结,并把“心得”在联盟内传播、共享,并积累、上升,为整个图书馆联盟知识添加新的养料和成分,不

断扩展联盟转移和共享知识的范围。

4 基于障碍消除的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模式

根据以上论述,构建出基于障碍消除的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模式(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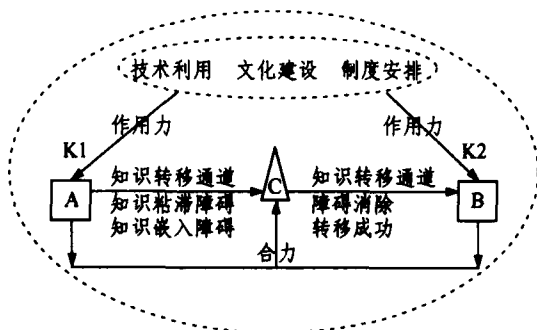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障碍消除的图书馆联盟知识转移模式

图1中,椭圆代表图书馆联盟,用虚线表示,代表联盟边界的虚化、弱化和动态开放化。在联盟中,已知有两个联盟成员存在,即A和B。在A和B之间发生了知识转移,其中A是知识源或者知识提供者,B是知识接受者。A的知识K1在转移到B的过程中,遇到了知识障碍C(用三角形代表),即知识嵌入性障碍或者知识粘滞性障碍,只有障碍C消除,才能实现知识K1从A到B的成功转移。A和C之间的线段,加上C和B之间的线段,代表A和B之间知识转移的渠道,其箭头代表知识转移的方向。知识转移过程中障碍C消除需要A和B双方共同努力。消除障碍C的方法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以联盟知识共享文化建设为主导(核心),以联盟制度安排和技术利用为辅助(三者合在一起用虚线圈起,表示它们弥漫于整个图书馆联盟),共同作用于A和B,促成、影响和支持了A和B采取联合行动,双方协调一致,形成合力,才有效消除知识转移障碍C,实现知识由A

到B的成功转移。K1转移到B那里成为K2,即转移后可能会发生状态上的变化,也会存在失真的可能,此时,B可以通知A,双方约定,重新开始这一过程。

参考文献

- 1 唐炎华,石金涛. 国外知识转移研究综述. 情报科学, 2006,24(1):153~160
- 2 Darr, E., Argote, L., Epple, D. The acquisition, transfer, and depreciation of knowledge in service organizations: productivity infranchises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5 (41): 1750~1762
- 3 秦铁辉,彭捷. 试论竞争情报工作对知识转化的促进作用——基于经典知识转化模型SECI的分析. 图书情报工作, 2006(12):71~75
- 4 Von Hippel Reic. sticky information and the locus of problem solving;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4,40(4):429~439
- 5 Swart Juani, Jonh Wild. competence for knowledge sharing: 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working paper,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bath
- 6 常宝,储雪林,李红艳. 试论粘滞知识及其管理对策. 科学学研究, 2005(2):249~252
- 7 Argote, L., Ingram, P.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firm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0,82(1):150~169
- 8 樊建芳,廖泉文. 战略联盟中的组织学习研究. 价值工程, 2003(5):13~18
- 9 杜海云. 图书馆如何实现知识共享.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5(24):46~48
- 10 李荣豪. 图书馆知识共享问题研究. 现代情报, 2004(6):166~187

周九常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科学系副教授,博士。通讯地址:郑州市。邮编450015。

(来稿时间:2007-08-15)